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丹陽集卷八

宋 葛勝仲 撰

記

重摹太宗皇帝御書飛白玉堂記

紹聖初天子躬親聽斷登用耆傑協圖康功光昭祖宗之遺憲而崇起之其大者固已措諸政教而福天下矣其纖悉者亦欲恢顯而不沒也于是翰苑之臣建言臣幸得以文墨俟罪禁近國有寵恩侈賜而涕洟不宣無

以夸艷等輩臣之耻也昔太宗賞飛白玉堂等四字惠
貺詞臣而院榜未易雲章奎畫鬱而不揚殆無以盪天
下耳目臣願敕有司掇取玉堂二字臨敕而揭之俾觀
聽者咸知太宗眷禮儒臣甚渥且使臣等夙昔窺望有
榮耀焉惟陛下幸察制曰可由是淳化睿藻巍然玉堂
之上矣有旨命為文以獻臣竊惟太宗皇帝手提干將
佐佑太祖芟夷逋穢蕩五強寇如燎毛髮紹祚之始獨
晉人未訖天誅金鼓一臨蒲伏請命餘分閭位既平既

一三辰宣精戎貉軌道農扈奏功俗富無窶熙熙乎納
俗軒農之右矣固宜繁林芴之觀盛金匏之奏雍容無
為明示得意而曾無樂此也方且恢儒右文游意六籍
引天下瓌俊納之禁途機務間隙則披懷虛己與之推
畧墳素嚴除西清婆娑翰墨伸紙濡掃以貺賚臣下咸
足以寓懲戒而激忠諫嗚呼其規摹深遠哉尋其宸畫
之工前無倫對心應手得飛動變化旁點斜階含蓄精
意八文六義陰藏陽覩殆非八十一家所能窺見髣髴

譬猶昭回之光下照羣物烝燭烏能抗之哉初蘇易簡以詞學被眷遇恩禮隆決他學士莫及嘗進讀翰林志上賜詩二章因書四字寵之謂曰異日為玉堂美事易簡拜賜即集僚佐競玩縱觀詔遣中謁者馳賜尊酒日命內饗具膳于時大丞相李昉以下咸即席賦詩以歌艷其寵上曰諷卿等詩益知儒墨之盛而學士之榮也夫待之重則人不敢自輕遇之勤則人不敢自懈聖人蓋將為後來勸豈專為易簡設哉惟飛白始蔡邕而唐

文皇高宗嘗以賜劉洎郝處俊其迹雖與今畧同而輕重實不相準蓋太宗於洎容其登床攫取則禮廢高宗於處俊以六駟待之而緣事退斥則恩亡是皆瑣瑣不足望太宗餘光而字畫工否尚不論也嗚呼眷獎臣下非太宗無以昭其仁丕揚前美非先帝無以篤其孝凡我視草之吏永敬之哉臣愚疵賤不能究盡聖德姑記梗槩云臣謹記

宗正寺少卿壁記

昔周之盛時封同姓五十三國而公族之居王朝者甚衆始置宗正以糾正之所謂彫伯為宗是也後世因襲不改先漢位九列後漢秩中二千石率用宗姓唐制卿一人從三品少卿二人從四品雜以同姓異姓充選天祚宋德宗庶繁衍景祐中始詔推擇屬近望高者二人判大宗正事至纂修玉牒屬籍則用他官兼領神宗皇帝董正治官肇置九寺深惟慶系之重聖神在天實鑒臨之且奕世帝籍若譜牒昭穆之序皆隸宗正不可與

他寺等故班秩特高然卿少虛位弗置專以丞董寺事者以有大宗也上嗣位廣延衆正大修廢官崇寧某年始命鄧佑甫為少卿已後復三代賓興法念宗子之後秀穎異者亦宜教養而官使之詔即廣親諸第建六學凡三舍校試升遷法悉視靡泮而以寺長貳總之宗正選益重矣逮今十餘年間所閱二十餘人類能以勲績自見為時名臣可謂盛哉寺故有玉牒殿籍屬堂面勢徧曲室宇湫陋不稱天子尊祖睦族之意歲在丁酉詔

徹太醫學以廣寺治發德音委大匠護役不數日而屋
若干區為之一新既落成因集前人名氏且叙建寺首
末併刻之使後來得以考觀焉

軍學記

桐川學故樓城北治平三年知制誥錢公公輔知軍事
病其湫隘相城東南得寬間亢爽面山背市秀氣磅礴
之地徙焉後歷歲三十軍守右正言孫公諤復新而大
之穿池瀦水以毓芹藻類林之盛稱雄江東自是邦人

賜第于庭者踵相躡建炎己酉兵火學不燼者十三歲
在戊午丹陽洪侯自臺郎出守始用幣先聖視荆棘瓦
礫之墟愀然弗怡慷慨自念古之學凡莖禮閱樂習射
考藝養老受成獻囚告讖無不即焉政治不可以一日
弛則學宜亦如之豈當計時之險夷而為緩急崇替哉
故魯頌修泮宮而鄭刺廢學校吾其可諱勞愛費以毀
墉傾屋累後人邪明年正月發羨財調冗卒募衆工約
舊制而興役七月乙未告成肅賓佐生師耆老行鄉飲

禮落之會先聖四十八世孫尚書副郎端朝來省廟實
預在席儀門正殿授經之堂肄業之舍若廡膳爨之
所莫不雄深巨麗以文正范公嘗為掾曹初迎師加惠
學者因增置房祠祀之倣闕里廟繪伯魚子思二侯像
于堂東西殿故位十哲而無羣弟子像侯詎家語史記
諸書定為七十子又古今儒先二十有六人皆繪于壁
俾從命祀凡樽爵豆登篚洗之屬傳經考古更製而簿
正者無慮數百器斥閒田之在官者為永業以食來學

者聚古今墳籍且萬卷以迪多聞之益季課月試親論
辨而升黜之旁郡學子鼓箏而謹趨者相屬也郡人欲
刻石紀其事以無忘侯之德猥以屬予予謂自艱難用
武以來仕者以墉壑賦算為急或嬰意庠序類指為左
計故茲學廢且十年至以論堂貯麴而教官之舍更處
他官及侯鼎來事不謀於僚屬費不資於士民奮然改
築則厦屋百區不旬歲而訖工蓋天下事因循苟且則
雖小不立先定其志而持以不息之誠則雖大必就惟

吾黨之學道者亦然非特是役也後之絃歌饅鬻於是者能不因常人之廢墜而潛心聖道拳拳鑽仰則由聖人牆仞而升堂覩奧不難也功業之炳煥特餘事耳嗚呼大學之道豈謂摘章繪句登場覓舉而已哉侯意儻在是故予樂書以告焉侯名興祖字應善由分教吳興召見登館閣於書無不讀尤邃於春秋二禮皆著為義說推其素學而施有政宜不紊於次第也使所蒞者大其見效將如何哉紹興十年三月丙子記

錢氏遂初亭記

吾邦之賢有御史錢公安道以勁節危言伏一世其仲弟曰持道以冲操自晦於文籍詩酒之間當作遂初亭於梁谿居第之東偏日與賓客游居而樂之無幾何族人取均輸子錢而居第若亭併籍于有司會大姓有怙勢者風縣官飭法沒入之而以自售持道嘆曰先人之廬所以庇子孫者不可已而為勢奪因三走京師上章自訴而復歸焉又二十有二年而火于金人亭之不燼者十六

其子紳掇取遺材改築於漆塘之墅既斷手則又嘆曰是
常失而復得常債而復興是又天相其初志而遂之也乃
復用故名榜之而屬余為記余謂斧木於山費不能一金
而必取廢材為之者蓋孝子日視棟棟之舊而雨露悽愴
之感生焉亦不敢忘其先也然不廢其遺棟者其孝小不
墜其道德者其孝大伸仲始仕軒然以名節自命所至有直
聲及賜對所論有人不敢及者談者謂挺挺有先御史風烈
已而勇自退縮結屋數十楹於崑壑佳處取舊所聚書數

萬卷伏讀之茂林修竹奇葩異草可以舒憂隘而快窺臨
者靡不備引泉而瀦之為高下之池三度地而荒之為大
小之亭四食宮祠之祿以自怡者至六滿秩是殆又欲以先
君子之隱德自勵雖然君子之出處視時與道亦何常之
有彼安山林而不知出徂榮利而不知返皆一曲之士也昔
晉孫興公隱居會稽遊訪山澤累年作遂初賦以寄意天
台山賦亦云世事都捐若無經世意矣及大司馬溫欲徙
都洛陽衆恟懼不敢為異獨興公上疏極論之今雖欲

逃名而名歸之雖欲避世而世即之仕政恐不免然則
不尋遂初賦而起為時用行有日矣紳令為朝請郎仲
仲其字也并系以詩骯髒睇儒先夸毗畏家戒九萬鵬
程縣三四狙公賣無寧歸却掃初服遂冲槩功名付噲
等登臨從湛輩此亭襲嘉名永矢佩先誨綠筠寒脫穉
蒼松老敬蓋家儲內閣書辦與聖賢對投幘謝家國預
事那可再不學孫興公婆娑陳利害

序

陳去非詩集序

世言詩能窮人唐李太白號謫仙然以樂府忤妃子卒
阮窮不振劉夢得坐種桃句黜刺連州白樂天坐新井
篇黜佐湓浦孟浩然賈閬仙輩俱有能詩聲然以詩忤
明皇宣宗終坎壈州縣故言詩能窮人者取是為左驗
予謂詩非惟不能窮人且能達人今夫窮閭挾策之士
生右文世病碌碌無以自表見爾使其能以詞藝達細
蘊之視而被華袞之褒則塗轍之升一歲九遷不為銳

孰謂詩人例當窮哉參知政事西洛陳公諱與義少踔
厲不羣篇籍之在世者無不讀既讀輒記不忘政和三
年以上舍解褐分教輔郡益沉酣書傳大肆於文詩天
分既高用心亦苦務一洗舊常畦逕意不拔俗語不驚
人不輕出也宣和中徽宗皇帝見其所賦墨梅詩善亟
命召對有見晚之嗟遂登冊府擢掌符璽向進用矣會
兵興搶攘避地湘廣泛洞庭上九疑羅浮雖流離困厄
而能以山川秀傑之氣益昌其詩故晚年賦詠尤工措

紳士庶爭傳誦而旗亭傳舍摘句題寫殆徧號稱新體
今天子夢想名士以臺郎召還以詩文被簡注徧掌內
外翰無幾何遂以器業預政所謂詩能達人公殆其一
也彼有旌殿閣微涼之句而親題禁苑賞春城飛花之
句而擢守宣城者誠么膺不足道紹興壬戌毗陵周公
葵自柱史牧吳興郡剗裁豐暇取公詩離為若干卷委
僚屬讎校而命工刻板且見屬為叙蓋將指南後學而
益永功名於不腐在詩有之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又曰

有斐君子終不可諼今賢侯處心一舉而二美具可無
述哉

中散兄詩集序

虛室先生宣和五年以中臺郎賜對上意鄉之且拔用
先生以所親當國力求閒秩歸避請寄之嫌以退為進
人士驚其難能自是浮沉里門絕意華顯會金兵南下
居第僦業俱火廩祿不供兒妾濱于飢寒而晏然無隕
穫之色奔馳避地禪寂求志之餘不廢作詩傷時憂國

感慨憤發一以章什舒意一日閱舊藁斷自初任以來
擇其合者以歲月先後編削成集凡若干篇離為若干
卷屬某為之序謹按先生結髮學問與兄弟同受教於
先人少師清孝公非疾病未嘗一日去書不觀歷代史
若百家雜說皆手抄而心記名高衆俊既入官文藻益
宏肆掾琅琊日嘗考究其州山川地理古迹姓氏應典
籍者為書上于九域圖志局精深詳博為天下第一首
膺進秩之寵蓋先生所長不特詩而已昔司馬遷歷遊

郡邑故文增秀傑之氣張燕公得江山之助故詩極淒
惋之美先生以使事行天下幾半名山峻壑瑰偉卓絕
之觀無所不歷今其詩粹清而氣壯平淡而趣深亦豈
勝遊之助耶平時與伯氏太史金紫公若羣從酬唱居
多以卷軸之富故不仿李義實羣兄弟共為聯珠花萼
集以行於世昔王筠論家集謂崔氏應氏累葉文才然不
過父子三兩世爾未有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
如吾門者也予於江陰葛氏亦云先生諱和仲字堯卿

虛室蓋其居也於是為右中散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
舅氏續千字文序

昔梁武帝得王逸少所書千字文雜亂不可讀命陳郡
周興嗣次為韻語以便臨翫後世謂之千文歐陽率更
張長史道人智永輩各有摹書本行於世舅氏侍其公
亦好草聖書千文尤工好事者時得之輒以鏡石又嘗
以巧意遷避興嗣所用字別製千言貫穿經傳詞義粲
然豫章黃魯直見而抵之以書曰引辭連類使不相舛

觸甚有功當與凡將急就並行也千文為天下官府若市井簿領會數之用久矣今增以續文合二千言凡取一字為母配以次字為一號展轉相乘可計二百萬之數於世用豈小補哉公博學善屬文此特一時弄筆為戲耳乃為簡牘無窮之用竊嘗謂棧樸微物也而薪之槩之可以享上帝養聖賢不龜手之藥賤業也而習以水戰大敗越人取封邑事小而用大者在古多有之豈特是書而已哉公皇祐元年進士屢刺名郡所莅有政

績官至朝散大夫贈金紫光祿諱瑋字良器

段拂教授字序

武威段拂字去塵金陵學士大夫也余為汝州始識之周旋既習因告之曰塵固當去昔楚三閭大夫曰安能以皓皓之白蒙世俗塵埃乎謝幼度之親譏其學識不進曰為塵務經心為天分有限又六入之塵實與覺背背塵始能合覺凡此皆塵之宜去者也王導舉扇障西風曰元規塵汚人王戎謂夷甫自是風塵表物夫元規

雖有當國召蘇峻之失終不失為名士而夷甫作三窟以自固季年諂石勒以祈免死雖塵汚人與風塵表物皆未必信要之論人物者以濯濯絕塵為貴也今吾子氣調邁往輔以學問為文詞卓然絕去翰墨常徑分教三郡所至人士皆喜之慈祥粹和與物無忤不必矯揉自與道合豈復有塵可去哉荀卿子曰諫爭輔拂之人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國有大議奮然嬰鱗逆耳規欲解紛排難而寧以身為僇辱百世之下猶凜凜有生氣

此豈患失鄙夫所能為哉吾聞士不自輕然後能任天下之重吾子斂然靖退自遇若九鼎他日進未易量也願以光輔若寶臣為字

贊能長老字序

始予為吳興聞智海禪師能公徧參諸方得教外別傳之旨為其黨所宗即檄住德清之順慶院後五年予攜家就食吳興之別業寓景山寺則智海在焉蓋自順慶改尸禪席相從累月見其身護毗尼以律徒衆人益多

之師字無會居一日謂予曰以能為會因緣出現於世
其有濟物利生之功假使具智辯人滿吻伽沙有百千
萬億古於那庾多劫不能讚述佛功德之少分然一言
以蔽之者曰仁而已故世尊號能仁其徒服佛之服誦
佛之言行佛之行皆廣佛之仁者也而傳正法眼藏為
道俗判瞽而發部則廣仁為尤大敢請易字廣師勉之
矣他日子退歸山林聞江湖大叢林有善知識為佛法
作師子吼而椎鐘擊鼓粥飯數千人者必師也夫

書後

書淵明集後三首

淵明為建威參軍從都還阻風於規林賦詩落句云靜
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是歲晉隆安四年春秋三十六
明年赴假還江陵夜行塗中賦詩落句云投冠旋舊墟
不為好爵榮蓋壯齒作吏而丘壑之志已堅卒踐其言
自彭澤歸優游家巷二十有二年以沒與謝傳東山之
志異矣歸田園居詩第六篇所謂種苗在東粵禾生滿

阡陌者非淵明語也蕭統湯休之輩不能辨猥寘集中
東坡居士盡和陶詩亦次此篇之韻殊可笑按文選江
淹作雜體詩三十首以擬三十人有邯鄲託曲於李奇
士季假論於嗣宗之說此篇政淹擬淵明作爾文選統
所纂東坡非不精選理者皆不能證此乖誤何耶南史
稱淵明自以曾祖晉世宰輔耻屈身後代自宋武王業
漸隆不復肯仕信然予觀其讀史贊首述夷齊云二子
避國相將海隅天人革命絕景窮居次述箕子云去鄉

之感猶有遲遲矧伊代謝觸物皆非蓋自况也頃在東
魯有以淵明畫像見觀者予贊之云欲仕則絃歌必求欲
隱則著作不就欲卧則遣客而醺酣欲飲則從客之邇
追欲辭則檀道濟之梁肉必麾欲取則顏延年之貨泉
亦受夫惟任真自得而穎脫不羈所以為無懷葛天氏
之民而超三季之澆陋者乎淵明於阿舒輩始作詩命
之繼作詩責之終作訓曉之且曰吾黽勉辭事使汝幼
而飢寒抱茲苦心良獨罔罔又以同財共居為治命無

惑乎杜拾遺笑其掛懷抱也後漢逸人王霸見其友令
狐子伯子車服有光儀矩甚適而其子歸自田畝蓬頭
歷齒因媿卧不興乃知父子恩深雖外軒冕士視身榮
悴如二五與十而於子則不能忘懷每如此雖然淵明
知任真而已豈預恤後世之譏議若拾遺能觀物反身
則知愛阿舒與宗文何以異

歸去來辭自序云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自免去職
乙巳歲十一月也乙巳乃義熙元年而晉史云義熙三

年解彭澤印綬去淵明自序不應誤當以乙巳為正遊
斜川詩序云辛丑正月五日與二三鄰曲同遊斜川詩
云開歲歟五十以紀年考之辛丑乃隆安五年淵明始
三十七若癸丑則義熙九年淵明四十九正與詩合當
以癸丑為正五六月北窗下涼風何處無之何人不遇
至心與景會遂能背偽合真自致於羲皇上者獨淵明
而已其詩云裊賓五月中清明起南颺不駛亦不遲飄
飄吹我衣歸來引亦云風飄飄而吹衣意淵明進禦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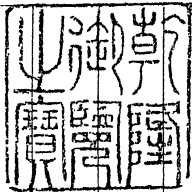
乘風之理因以觀道也至若樹木交蔭時鳥變聲輒歡
然有喜豈在物耶聲塵種種皆道所寓惟淵明領此昭
明太子指閑情一賦為白璧微瑕且謂亡作可也審爾
則詩人之變風楚人之離騷皆可刪矣晉孝末塗沉湎
酒色何知非諷刺上耶其序云張衡作定情賦蔡邕作
靜情賦皆有助於諷諫綴文之士奕代繼作予觀張衡
定情有云想踰里兮折杞檀懼虬吠兮我所驚與國風
何遠蔡邕靜情亦名檢逸魏文帝愛之因擬作正情賦

且命陳琳徐幹王粲阮瑀應瑒並作其後如陸機之閑
懷袁淑之整情皆佳筆也謝惠連亦嘗作百許字未就
而卒詞人深以為恨使淵明此賦果可無作則登徒長
門高唐神女等賦統何為著之於選耶

子瞻為徐州誚淵明無絃不如無琴後悔其言之失淵
明自祭文云辭逆旅之館且歸於本宅蓋反其真之說
也子瞻復詆之云生獨非真死獨非寓未知何時復悔
也窮達命也出處時也不可預計至若孝悌之行若人

之朝飧夕膳不可一日闕者韓退之傳歐陽詹云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余於淵明亦云古今人士頌淵明德美衆矣罕有頌其孝友者作五孝傳贊自天子至庶人寄寓深矣哀程氏妹悲敬遠仲德弟文尤為悽惋至於凱風寒泉之念興而述外祖孟家傳念禮服昭穆之遠而作贈族祖詩蓋所謂永錫爾類者邪淵明垂死之文讀之令人恍然自失與今世悟道坐脫立亡者何以異其曰惟此百年夫人愛之懼彼無成惻日惜時乃知

其退歸不仕平生功用在此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丹陽集卷

九至
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錄監生臣嵇承羣

欽定四庫全書

丹陽集卷九

宋 葛勝仲 撰

頌

端誠殿芝草頌

竊惟先皇帝臨制海縣十有六載駿惠前烈億寧華戎
凡民所不便若願欲而未獲者罷行之中外禔福咸有
愜志曠典墜章以次蒐舉稽古禮文之事雅垂意焉紹
聖制書若曰朕德不類獲執珪璧事上帝常恐馨香無

以交神明惟躬祠泰壇號國大祀而前期齋祓宮止帷
帟取具臨時已則廢徹玩歲愒日苟愉弗虔如此將何
以配昭事而來福饗也哉有司毋諱勞其建宇以刻前
陋共工匠人既奉詔則度地國南經營結築豐顯伉壯
華質適中成於雍州薦璽之元年而錫名端誠日南至
上有事於南郊大次小次咸即新宮於時初陽晏溫榮
光遶壇樛烟既升灌獻竣事幽靈貯響百鬼迪嘗孚佑
降康簡簡著見越明年夏六月殿以產靈芝聞舒彩陽

華映盪天宇卓哉煌煌圖牒之上瑞王者之偉觀不可
貶已彼有生於穹山峻壑而蕘夫牧人偶掇獲之者世
猶族觀聚歎以為創見也況乎雲梢清蹕展案紫壇而
上帝貺施響答昭晰如此其事豈特芟芟而已哉暗無
詩歌以記響烈使芝房之奏專美前古是殆司翰墨者
過也語曰君子有酒小人擊缶雖不可好亦不可醜徒
取其意而已臣愚過不自料輒昧死再拜獻頌其辭曰
於鑠圓精臨下有赫厥悲惟忱厥佑惟德蓄藏休符不

輕付畀陰隲監觀以待聖智允文先王君臨昭代敬迓
天休昭事匪懈圓丘大報將歲上儀縕豫為紛以虔以
祇帝曰惟宮品式未備往建齋祠相我熙事元符謁款
即於新宮垓壇參陟灌獻有容金枝玉梢貳觴百末膏
蕭始升辟公對越瀆鬼嶽祇百神受職靈旂晏娛胙以
元吉煌煌靈芝產於端誠神仙之秀瀛洲之英蠲潔祥
明彤楹是託走拱飛櫨輝映翕霍菌蠢異狀或駢或離
厥色惟黃表珍露竒吐柯不凡汎彩惟茂蔓蔓九莖疑

蕤三秀神雀涵殿青龍習陽託質左陋靈華不彰紫脫
匪珍黃鬻匪異厯草佞枝是掩是蔽昔我章聖登封岱
宗朱草薦祉其報在功於惟裕靈肇建原廟朱草薦祉
其報在孝惟漢四世亦生齋房圖諜披案受福降康宜
作聲歌式薦妥侑宜命繪素式傳永久曰惟景毫錫我
神光式今之瑞與之相望曰惟咸陽胙我神璽式今之
瑞與之兼美天佑聖宋子孫千億下臣作頌以詔罔極

湖州烏程縣烏墩鎮普靜寺觀音閣銘

并序

車溪佛刹普靜最稱巨麗而西廡觀音閣尤宏傑實吳江道者元益創也道者姓楊氏生十一年而出家以寺僧惠清為師又七年而落髮又二年而受具一日膜拜佛殿歸語其師曰應真不受弟子禮起立云汝當為衆生作大緣事師異之自是不應齋供不事澡沐獨誦經昕夕不懈俄發心造觀音像一軀且築閣以棲之貲費未具每齋恨太息因以針刺左目炷香燃之復燼五指求化遠近見聞爭委金幣躬即錢塘訪巧匠將斲旃檀

預清齋七晝夜祈聖相與天竺相準像成未愜志復燬
右目匠者夜夢菩薩現形極了了覺而改刻遂成端嚴
殊妙之相光趺皆具迎寘其上實元祐三年三月也既
諧志願兩目瞭然復明鎮人每歲首輒迎像市區大供
七日逢水旱禱雨暘立應道者嘗分衛至濟遠橋忽棄
僧伽黎服弗御自爾佯狂屢肆飲噉儕俗歌笑怒罵人
莫之測市人爭醉以酒雜致餉遺桀黠者或探懷取之
醒輒造門求索未嘗一誤嘗過天隱樓肆言今夕當慎

火夜漏二更樓果煨燼大觀末忽結巾為黃冠之飾人
始不悟後果詔改僧為道士其前知預告皆此類也政
和二年七月二十一日以倡示衆云說時不曉曉時不
說六月嚴寒臘月盛熱珍重去兮清風明月閱三日無
疾右脇吉祥而逝闍維之舌根不敗隨煙燼所及得舍
利甚衆得齡五十有九休夏四十有三世謂道者蓋觀
音化身來此土予謂二十五無學中觀音圓通為最由
聞薰聞修三昧無作妙力成就三十二應入國土身現

比丘身其一也彼悲願無盡故於微塵界現身亦無盡
非演法度人則為衆植福何獨於楊道者而疑之法照
大師仲珉請叙其事於石乃叙而銘之銘曰招提傑閣
危干雲刻西阿相妙絕倫規摹天竺巧亂真鹿肩螺髻
超憑塵伊昔創始經營人補陀大士來化身連抉兩目
五指焚咄嗟金琲來紛綸普化一切入普門寶目八萬
由聞薰翳除聲脫融六根喪明復瞭何足云百爾祈禱
應若神鬱攸橫空歸獨存永警流宕歸旋聞

歙州祁門縣青蘿山辟支佛舍利銘

并序

辟支佛一名獨覺於無佛世出現調伏有情然其始皆
生人中嬰受衆苦起厭離想霍然解悟遂證果位如契
經所載蘇摩大帝月愛月出之流皆是也自如來示滅
凡夫異生不知背塵合覺觀本性空方迷謬顛倒流浪
苦海而所謂獨覺者亦隱弗現則夫悲濟利生之士求
其戒體之所自出者崇建塔廟使上智觸境而悟苦諦
中人修供而植福田其饒益方便豈細也哉青蘿山在

初門東五里巖壑深複有瑤竒卓絕之觀自唐永泰中
始建寺而湫陋褊迫不與山相稱來者以為恨元祐二
年今住持道清師始嗣禪席惟行與解二俱超然道俗
信鄉之未嘗求而人自施未嘗勞而事自集改營舊宇
百五十區卑隘者斥大之漫漶者丹堊之櫨栱相輝像
設具嚴意猶懷不滿也將建浮屠七寶崑山會郡通守
李侯景淵施所寶辟支舍利二十而邑民張洪首開檀
施遠近附和委貨利若材木者相屬遂以政和元年正

月告成支撐巧奇規模宏麗露盤寶鐸皆應經式今昭
慶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莆陽蔡公嘉其勤為書六
大字榜之塔雖託於幽遐之境而顯名四方者繫公書
也是歲七月十日夜毫光出輪杪亘數十丈色若火聚
申旦不滅按阿含經云應起塔人一如來二辟支佛造
塔功德經云未有塔處於中建立乃至小如菴蘿果福
勝梵天然則光景出現殆營造翹勤之應也歟銘曰犀
角喻覺第二乘見無佛世乃出興如日西入續膏燈五

渾昏暗聊依憑寂不說法問莫應神足變現時飛升遺
骨戒定相熏烝馱都千億數莫能偶得少分嚴緘滕覆
以斗藪波七層夜出光相輝玉繩赤髭白足見未曾岌
岌榜字蛟龍騰永鎮江左高峻嶒

景德寺新鐘銘

擊鐘僧舍自我能仁幽息泥犁明警昏昕維擊既停音
響雙絕絕當知此時聞性不滅吳興梵刹景德稱雄乃按
鳧氏范金作鐘寶液既融青氣純一制備甬樂聲無柝

鬱龍集辛亥紹興初元茲器維則億千萬年

贊

十八羅漢贊

并序

予頃官黔川以絹命水西老人陳慶搨禪月畫大阿羅漢十八軀其題識每軸三十餘字亦倣禪月筆跡慶東髮工畫至是畫羅漢已六十餘年能於閤中用筆蓋佳本也每歲考妣忌與生子之日與初得建茶與僧自恣日輒設供至建炎戊申值兵亂併與家藏書畫散失於

毘陵東門第中自是借本以供紹興丁巳寓寶溪有鬻
羅漢像一堂者筆法奇古疑蜀孫知微筆雖絹素已碎
而裝幀尚新意忻然欲之以錢七萬售焉因續歲供不
輟已未遊天台山辛未次石橋前七日齋宿以四明茶
及海南香作供且飯寺衆虔祈靈應俄頃於西南峯現
白黑衣尊者合三軀經行林間乍行乍駐乍俯乍仰道
俗若從行兵隸皆瞻覩驚異既夕施俸錢命僧諷經歌
唄於曇花亭俄相續現聖燈數十輝爍袤丈不類凡火

亦衆共見壬申復設茶供五百蓋皆結異花退伏念此
山神秀上應台宿號不死之福庭靈仙之窟宅孫綽賦
云應真飛錫以躡虛則四雙八隻所棲舊矣然化身示
現亦曠數年而一遇蓋有名僧賢士捐軀毀體哀求而
不獲者予以流落困厄之餘乃獲親覩光相豈於五百
賢聖夙有緣契也歟六月己未取家所藏像十八軸各
為之贊且識石橋所睹以警世云

一尊者手擎巨石通長臂一鬼舒掌一鬼護頭

各怖走

定力既堅肌骨如綿引而伸之可以擎山舒掌護頭二
鬼咸怖汝墮幽趣以七情故

一尊者面山石而立手執磬并桴下施斛食
衆鬼爭取

音響雙絕聞性不空汝迷此覺墮餓鬼中佛子食已一
念歸正若昏不知再聆我磬

一尊者乘六牙象沙彌一人執手爐其前

大道甚夷奚往而礙此香一鉢徧熏沙界盲人摸象臆
說據指堂堂應儀示汝全體

一尊者坐石縫雲衲小童穿針供之

逍遙泉石補紉衲衣洞視大千如掌訶犁云何貫針乃
屬僮僕耆年大悲施汝微福

一尊者坐崑中眉長數尺自以二手持之旁
有石盆銅爐

六根六結如猴六窻眉獨非結倍長何傷盆水澄白爐

烟斂青蒲團宴坐有人之形

一尊者在山中綠竹黃雲間桃花飄灑雲中
現樓閣旌幡尊者執錫杖立水中

飛樓自高飄花自下翠竹嬌雲無非幻者託足碧澗逝
水馳奔無古無今不幻者存

一尊者坐石上龍王遣鬼使持疏請齋尊者
以手接之

異象所招沙搏花落云何海宮以苦為樂供養我者非

汝福田無來往相是甘露門

一尊者坐磐石鬼使襍經於匣立其旁宰官
錦衣玉帶合掌而立

謂法為無持示衆目謂法為有秘之於櫝玉帶錦衣合
掌何為不即不離為汝之師

一尊者手執劒立大海波中成黃沙地旁有
鬼使

我有慧劒破煩惱魔能使海若不復揚波注視鬼王若

以臆告勿謂二乘是溝港道

一尊者立海波中左擎一珠右執錫杖有二
怪魚昂首

溟渤異生大小相食方一瞬頃海波為赤珠示正性杖
指迷津足蹈天吳拯此介鱗

一尊者白衣戴佛一軀一宰官端笏立飛鳥
銜花

三十二相難見如來端板銜花孰為來哉素衣預流如

是如是習氣未除聊復爾耳

一尊者乘一角獸有紅雲數層手執如意

彼上人者乘獸一角佛日再明悠哉獨覺寂不說法示
爾神通養和一指紅雲塞空

一尊者坐磐石手執經策空中有鳥銜花

契經在手不以口誦六用俱泯寂然不動飛鳥銜花徒
勞致勤結習已空花不着身

一尊者燕坐上有白雲蠻奴持經樸之僧及

居士膜拜

大士遊世浮雲無心淵默端坐已如雷音此無所談彼將何聽靈刹學人一撥便正

一尊者坐石上白毫光中現小紅塔鬼使擎拳禮拜

白毫光中支提湧出有起有滅則非真實二鬼胡為膜拜擎拳我塔無縫一念萬年

一尊者衣帶有刀尺拂子等手持衣帶而不

繫旁有執錫杖人以力解取諸物而不可得
六結已解豈復重繫執智杖人疑領此意寶誌饒舌說
齊梁陳胡為三物亦帶我紳

一尊者坐石上黃雲中有毒龍頭爪湧出尊
者舒肘託鉢以手指龍若使入鉢中

出淵騰拏奮爪揚鰓罪性本空毒從何來在昔迦文石
室示異哉爾蜿蜒入我五綴

一尊者倚杖濯足於蓮花池中

八功德水妙花敷披云何聖者濯足渺彌空王法中無
染靜相刹那現前西方安養

欽定四庫全書

丹陽集卷十

宋 葛勝仲 撰

跋

跋錢仲仲東坡詩卷

東坡賦詩時三十九歲矣其末云安道令賦有旨哉仲
仲襲藏歲久庚戌兵寇并與墳籍散後八年始復得之
天宮貴重始類六丁之取將神物護持終聞二劍之復
合云爾

跋曹職方詩卷

故贈職方副郎曹公夢得以經術德誼高蹈州里工篇
什篆隸自號松蘿山人景德祥符間隱然名動江左一
時名賢尊仰之歿九十五年某為休寧令得其詩一百
七十篇讀之句法雋逸既又於諸僧藍見榜額大字筆
勢奇偉每想其邁往不羈之氣今觀此詩顧結字道楷
屬辭精深且遇在政者謹甚又知公禮法士也前輩詞
藝類不拘一律則世以聲畫臆論人物豈能髣髴徒觀

公以逢掖處家巷而州將尊禮之以詩先焉其賢亦可
槩見

跋洪慶善所藏東坡書杜詩并判訟牒

昔張長史判訟牒筆迹高妙常熟老人猶知日陳牒求
判而藏之况東坡跡乎若其勝日暇時瑣窗槩几取精
筆妙墨而書詩史中尤動人句其宜藏弄又非判牒比
也

跋褚遂良臨蘭亭帖

昭陵嘗恨虞永興死無與論書者魏鄭公曰遂良下筆
遒勁甚得逸少體即日令侍書又當時爭以逸少書求
售真偽莫分獨遂良論所出談者不復敢異是篇河南
所臨固宜與永和筆迹亂真也

跋吳子華帖

光化天復間唐祚如綴旒此何等時而子華兄弟營求
塗轍猶如此其切乃知天下有道而以靜退望人士盖
未易也

跋洪慶善所藏本朝韓范諸公帖

祖朝勲德大臣磊落相望而此數公為之傑身生晚恨
不及見之今觀其筆跡如登龍門之坂侍熒煌之座而
聞河漢之無極也紹興甲寅十一月己亥謹書時與慶
善同寓寶溪

跋蔡君謨帖

君謨尺牘作行草諸體皆其妙絕可藏云第一紙是嘉
祐五年自泉南赴召至省時道中與章伯鎮耶

跋君謨與唐彥猷論其弟直諫帖

參預唐公介居言責日對便殿擊丞相潞公甚力時君謨立螭坳親見之退而稱其風操配古人且以所論不從為不幸公形尺牘而不復畏避時相蓋嘉祐至和以前士風質直端亮類如此

跋法照閣黎君謨帖

祖姑清源君實與君謨媿德君謨尺牘抵諸大父無虛月故予家藏其跡甚富今觀法照講師所蓄帖僅二十

餘字而點曳之工使人尋玩無斁殆所謂百不為多一
不為少者耶

跋蔡潮州予大父草書帖

古人善書類欲其子似已大令幼時右軍掣其肘輒喜
庾家小兒賤家鷄安西每以為言今蔡隱君妙於藁書
不以授其子獨課以力學當時水墨積習為無關身名
輕重故爾耶

跋魯公與李禹并林文節公與其祖帖

三翁還笏里居不在東阡在北陌杖屨時相往來此固
世間第一流人扳而與之周旋固宜乃若齒爵相絕而
痛折節下士非以一世人物為已任者未或能之

跋河中守章公

援

刺血上表乞父內徙帖

唐昭陵用李英公不疑以其不負李密也用魏鄭公不
疑以其不負前宮也故河中守章公嘗以文辭冠天下
士其上章徽廟為父求內徙實出身血書之雖極哀切
無他枝辭以明父勲德獨曰言寡過而未能論大節而

可託又曰頃受先帝知遇最能承以孤忠今蒙陛下存
全豈獨忘於大德父之忠績不必累數千言而昭然著
見動寤萬乘有餘矣非言語妙天下者能之乎今上饒
使君孝誠動天錫以進本既刻之金石以示搢紳後為
石室家次藏之以傳無窮忠孝大節萃於一門縣三世
見之嗚呼休哉

跋陳去非右丞畫山水

觀此筆所謂積雪帶餘暉青峰出山後夕嵐飛鳥還等

語如在目中信其詩畫同出於天機也談者謂右丞詩
合國風畫山水楊子華之聖信然

跋醉道士圖

范長壽何長壽筆法師僧繇並有醉道士圖傳於世自
顧陸子華之後人物推博陵為中興此圖信可珍也

跋與可竹

造物亭毒之妙此君能發之此君生植之妙與可墨君
能發之與可墨君之妙東坡詩文能發之後之人士殆

不必措一辭

題佛本行經

元祐庚午歲侍先君官此邑丁內艱嘗誦萬壽經藏後
二十有八年自大司成出領宮祠寓居再閱大藏七月
二十七日終此帙為考光祿妣永嘉夫人追福時先君
捐館十四年矣

跋劉知言默所書華嚴經

近時人士執親喪類書華嚴以追福然予謂滯於名相

則雖碎妙高以為筆剡溟渤以供硯書龍宮之微塵品
若海雲千二百歲之久殆未足以酬罔極也而況三十
九品乎若知法無生滅佛常現前則涉筆之際所欲薦
者已應念超脫矣知言既臻道有之妙因觀其所書經
偶題

跋道雲刺血書經

同郡比丘道雲護毘尼精苦募衆誦妙法華經七百萬
卷將并其爵里納之清涼藏中又自出身五根衆繕寫

此經十過細字僅若蠅頭而點曳絲密類水墨積習至
工者紹興乙卯季秋九月三日携一本至寶溪見觀曰
將捨廬山之雲居予偶問之曰能仁所說法華子既已
書矣不知威音王佛所說二十千萬億偈洎日月淨明
德佛所說八百千萬億那由他偈洎日月燈明大通智
勝文殊等佛及菩薩所說將何以書豈以父母未生時
血書耶願以見觀雲居禪德淵藪也當有知予言者

跋涵山法清師書法華經

經云終不以小乘濟度於衆生佛自住大乘又云我本立誓願欲令一切衆生與我等無異此世雄出世之一大事因緣也是經佛最後說闢聲聞辟支歸一乘名不斷佛種故書持者影福無量丹陽居士觀清師所書經隨喜三歎之餘因書

跋周仲嘉發菩提心語後

馳千里者始於布武為九仞者始於覆簣為世調御不受後有大事也而始於發無上道心法湧禪師黑衣之

龍象而江遺公措紳之無垢也立訓以垂世而仲嘉能
勇行之三嘆之餘因書其後

[illegible]

欽定四庫全書

丹陽集卷十一

宋 葛勝仲 撰

文

汝州勸農文

周以農事開國公劉七月之詩專言田萊之事當時井牧經界之制大備又設官分職以勸率之有遂大夫教其稼穡稽其功事有里宰治其稼穡趨其耕耨又有田畯者出入阡陌教民而聽則至誠以喜之於時風俗醇

厚財用蕃殖黎民不飢不寒治功實跨二代今朝廷以
郡守貳若令為勸農之官且命乘春出郊勸課民事蓋
倣古意也刺史承天子休命不敢惰則帥僚屬親蒞原
野祇率厥職且籲告爾衆傳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以
天子之尊極四海九州之奉猶且藉千畝之地躬三推
之勤以先天下況為隸農者哉詩不云乎維莫之春亦
又何求如何新畲今節屆春莫農事急矣惟爾有衆念
稼穡之艱難深其耕易其耨毋鹵莽滅裂以自嗇其報

則年穀登熟粒米狼戾仰以供賦輿次以養父母俯以畜妻子無不足者及收其贏餘以為凶荒之備生理足矣與夫偷頃刻之安以貽終歲餓莩溝壑之憂者蓋相萬也古者田不耕者出屋粟垂綏五寸以罰惰游之士境内有惰農不敏刺史將酌古意而罰之各聽吾言無忽

擬明節皇后奉上冊寶前一日奉告太廟別廟
德隆殿明節皇后本陵祝文

維宣和三年歲次辛丑某月朔孝曾孫嗣皇帝臣某伏
維明節皇后奉上冊寶謹遣某官敢昭告於翼祖簡恭
睿德皇帝伏以金臺想像玉冊圖徽昭懿範於中宸燕
殊休於億載涓辰歲事潔薦告虔尚繫孚佑之純永胙
鑒臨之賜

初蒞任祀神文四首

某罪大貶輕猶得為令實與有神均蒞此邑凡力所及
者既自黽勉矣非力所及者惟神相之儻不瘳厥官其

敢之神之命祀

州縣之吏以事神保民為職然民之庶富必賴有神之神陰陽則事神之謹尤所宜先某視職三日並走羣祀四郊不警五稼普收繫神相之使安厥位

祇奉恩綸叩膺郡綬不學而入政未信而臨民大懼曠瘼以孤任使顧惟陰相實賴有神恪職之初承祭敢怠此邦之人肖神之像而祠事之者以神有功德於已也天子不愛爵寵以發揚潛懿復以徽稱榮其廟者以神

有功德於民也長吏以尊君愛民為職不敢慢於神者
以君之所尊崇民之所祈向也某於視事之始頓顙祠
下唯是三者神其圖有以稱之

天齊仁聖帝祀文

稟聰詰徇齊之德制生育長養之功宅神岱宗陰隲寰
宇爰有肖像此邦所欽視事之初特伸款謁仰祈純佑
克庇庶繁

南郊赦後祝文三首

命出朝廷恩流海縣哀矜庶獄既開釋於繫囚懷柔百
神復吉蠲於命祀式陳芬潔仰翼迪嘗

明禋吉土洽百禮於朝廷肆青端闡秩羣祠於郡邑祇
遵恩旨肅舉祀儀仰翼迪嘗永垂孚佑

歲事郊丘既居歆於上帝疏恩郡國俾咸秩於郡祠肆
練靈辰式陳嘉薦茂惟降格顯賜迪嘗

祈晴文五首

去歲粒米不登民無庾釜之儲實賴薺麥以賙難厄今

既蒙蒙矣而淫雨害之惟神鑒之其忍安視乎躬率縣僚禱於祠下令或不足聽民不可不恤也

長嬴之季新穀欲升天不祐歲霖潦相仍田漇為池穢卧莫興隸農焦心憂苦歲登烈烈神祠此邦所憑呼吸變化有號輒應反雨為暘豈曰不能吏或失職民則可矜

救粟既登滌場以待而淫雨不止載穫固功刺史惟民事不可緩之義故雖眠事始一日不敢以瀆神之遽而

不以告也

五穀順成且有年矣而淫雨害之人心惴惴焉惟神聰
詰則宜知此窘急惟神仁卹則宜哀此困窮敢求十日
之暘以濟一邦之命

百穀普收庶幾歲稔一雨連月更已心憂仰叩覺慈特
申年祝敢祈開霽忠此羣生

祈晴禱觀音文

赤米驟貴民多菜色之虞赭衣橫行路有棄骸之戚獨

期中熟得致小康天不靖民雨復害歲吏實不德仰干
陰陽之和民亦何辜俾罹饑饉之變惟補陀之淨聖嚴
像設於此邦同水月之現形如谷音之答響仰叩神力
特嚴道場願呵叱於雨師亟騰輝於日御儻蒙昭應誓
永歸依

謝晴文四首

霖雨連月憂歲荐饑並走羣望蒙應莫違泄雲褰剥晴
日載暉願終其賜既報且祈

欲暘而暘驟卷氛翳寬農之憂賴神之賜祀雖不腆禮則既至茂惟吾歆卒相歲事

陰雲解剝赫日麗天穀欲粃矣而鬱為美稼歲欲儉矣而轉為康年吏有求而昭答民無告而憫憐惟神賜此邦者甚渥敢不以牲酒而告虔也

間者淫雨彌月害於麥禾隸農焦然爭以病告惟貳守以吉日辛亥既徼福於羣望幽靈昭通旋踵開霽今茲某既涖事矣職在飭農受賜惟一觴豆旨豐敢忘禮報

觀音廟謝晴文

兼三十二化身最推殊應視二十五無學獨妙圓通垂
金光手以接羣生逗海潮音而演勝法比緣霖潦恐害
梁盛恭請睟容來臨法席潛通貯嚮遽獲晴暘農耒由
是慰心道俗驚為希有爰集官僚而膜拜廣延開士以
香羞用薦微誠尚期卒相

諸廟謝晴文二首

連雨之後累日霽晴推所從來實繇陰相吾邦之民咸

曰刺史誠忱能動神如此神之惠慈能隱我民如此神之威靈能呼吸變化如此神歆其命祀而不曠其職如此則又相與謹曰粒米之菑者且出矣穀價之昂者且平矣葦葦於隴畝者且秀實矣倚叢薄而狐鳴者且戢矣刺史恭酌民言以為禮報

雨暘欲時過則為沴神人雖異理有相求比以霖靈徧于靈響雲天炎赫感已拯於民窮水潦暎除冀無憂於歲事益虔歸仰曷罄報酬

蔣山謝晴文

近因積雨恭禱炎曦惟可恃於大慈果遄臻於休應黃
雲刈畝麥不耗於已登翠浪翻田苗更欣於盛長報酬
何有歸饗益虔

秋賽諸廟祝文

維時正秋風日清亮百穀蕃熟五稼豐登繫神相之臻
此富歲報本反始明薦苾芬仰惟迪嘗益佑此土

祈雪文二首

臘止浹旬雪無膚寸深虞疵癘輒罄禱求仰冀念聞賜
以優渥

徂歲欲單時雪未降大懼麥苗之槁且虞癘疫之興輒
罄懇誠仰祈命祀願迎三白之瑞以慰一方之民

謝雪文三首

月窮於紀歲將歸兮雪無膚寸憂凶饑兮槃踣瀝懇干
明威兮我窮左遷人所非兮有求於人輒輕違兮神獨
降鑒從其祈兮嚴凝栗烈回氣機兮雲同霰集俄紛霏

兮兩夕盈尺周封圻兮漘漘浮浮晴不晞兮坎坎伐鼓
牲牲肥兮薦以悃誠神其依兮

苦寒在候甘雪稍愆齋心禱求旋踵乎應祥生盈尺適
當前臘之期潤及撫原知遂有秋之望式陳菲薦祇報
神休

惟單闕之元冥兮歲冉冉其欲單日月窮而星回兮缺
六雲之渙散憂兆衆之震愆兮心震悼而靡安走叢祠
而敷衽兮紛陳詞而上干肅至誠之蠲絜兮扈江籬而

寒木蘭珮傳芭而告余兮神剡剡而揚靈也敕豐隆起
同雲兮命青女與司寒也蹇勾芒之未立兮氣感發而
猶獵乍微霰之浙瀝兮俄瑤華之飄颻自浮浮而擁墀
廡兮羌四封之普匝化驕陽之底鬱兮兆夢魚之豐年
蹇余委瑣而坎壈兮世多仇而鮮合也衆不知余之修
能兮獨荷靈之響答也揆靈辰而侈報兮即芷葺與葍
房軒湘吳之桂酒兮委余珮之琳琅鼓駭駭而中會兮
靈連蜷而既留顧外心之匪報兮余又誓之以好修及年

歲之未晏兮擢蕙荃而自芳

顏魯公祝文二首

惟公以身徇義視死如歸英風峻節映照萬古初希烈
矯據此邦雖忠逆殊途決不肯生公然穴地而不敢坑
公於坎積薪而不敢投公於火養子拔刃爭進而顧以
身麾之逡巡濡留至禍且及已始使人肆毒則仰公名
德之重而欽畏之為何如也希烈豺狼蛇豕之性不利
於公乃其判然猶知欽畏如此況士之生於數百歲之

後者哉況士之有知識而忠槩者哉其視職之初首修
視謁以公行事告於邦人歲時其敢乏神之祀

公以危言峻節違忤柄臣國忠輔國元載楊炎盧杞之
徒交相媚嫉相繼貶逐雖不能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而
生平名德暉映盖亘萬世而不泯也某待罪二邦皆公
廟食之地祇見貌像蹶然改容其畏祇之誠何減公之
於李愷盧奕哉

欽定四庫全書

丹陽集卷十二

宋 葛勝仲 撰

墓誌銘

故顯謨閣直學士魏公墓誌銘

紹興十年七月辛亥顯謨閣直學士左太中大夫提舉
江州太平觀魏公年七十有三薨於家先是天子覽公
告老之章詔贈秩寵其歸至是覽奏嗟悼贈左宣奉大
夫勅凡隱終之典從優比明年二月丁酉其孤即平江

府吳江縣長洲鄉清流山公所為壽藏葬公而以公之
世系爵里歷官壽年及立朝終始大節為狀來請銘某
於公為同年進士數聯事上庠復玷外姻之末實與公
習乃考次公事叙之曰公諱憲字令則世著籍吳郡以
諱德者為曾王父以諱禧者為王父以宣教郎贈開府
儀同三司諱應誠者為父而贈榮國太夫人胡氏者母
也公警敏辯慧頎然早成開府自主家事專為謀學年
十二補郡學生試文有動人語校官石景略奇之已而

名儒曾旼分教京口公復提書就弟子列曾公知非近
器也勵使游太學十六優中太學生選自是試輒先羣
彥閱數年積行藝升上舍文傳四方學者推為軌式紹
聖四年第進士時兄志先已中其科開府喜曰而兄弟
能自奮拔吾門戶有寄矣調開封府鄆陵縣主簿擢教授
授杭州未赴改潁昌府秩滿又教授真州未赴召入太
學為學正逢徽宗皇帝幸學恩特授宣德郎大臣言經
行修明可用召見訪問帝善其所言除太學博士擢提

舉兩浙路學事崇寧五年官省差通判恩州未踰月除
辟雍博士歲中仍置所省官公領學事淮西大觀二年
廷受八寶仕者皆遷一官公自言願輟所當得預封其
親詔從之入尚書省拜職方員外郎三年遷為辟雍司
業移宗正少卿遷國子司業政和二年春公佐知舉試
天下貢士有詔委知舉察異論公初弗知既訖事而騰
錄官許尚志上言貢士有言近詆訕者錄其文及號以
進適隸公考閱雖已黜猶坐不以聞罷為通判單州明

年除江西路學事又改淮東丁開府艱哀稱其服終三年却酒肉弗御傾家貲築佛舍冢次日居其中閱所謂大藏經者盡其函軸塋域有芝草甘露之祥詩人張景修之流作歌詩紀孝感者甚衆服除再以國子司業召時政和六年也惟徽宗初載罷科選額以三舍賓賢能既郡國南建辟雍後新天下黌序教法周密人士嚮慕山陬海隅弦誦之聲相聞庠序之盛近古未有抗者公於是時以學行見推徧歷中外師儒之選凡六為經師

四長胄席五將使指可謂稽古之力而遭時之榮矣七年兼太子舍人時淵聖皇帝養德東宮公雍容陪輔使正行正言聞天下八年徽宗顧輔臣曰魏某趣操端亮方調護吾兒不宜兼他職除直龍圖閣提點萬壽觀俾專儲府文翰明年出刺衛州未赴又明年改刺常州劇賊起青溪連陷州縣聲搖隣境守宰選軟者類委印綬去公獨大修城塹誓將士以死守他盜緣間謀應賊者蠶聚境上公連執渠魁戮之衆乃解散男子矯稱權貴

人將命表匕首見公者公察其色疑之遣人露索見兵刃錄付獄得其謀欲殺州將嬰城以叛立誅之睦賊平錄功遷官二等且將璽書嘉勞宣和二年召拜太常少卿未幾給札試書命奏篇稱善除中書舍人賜三品服賈誼知平江嫉朱勔橈政痛排詆之勔切齒因數中以應奏事公在前屢申其枉會誼請罷公於詞命極口稱獎帝覽喜曰不惟契朕心且以塞讒說嘗召至宣和殿從容坐語且稱守毘陵計策賜御墨及輕綃便面團鳳

綵牋宣和殿石本遷給事中錫襲衣金帶兼侍講未旬
月除吏部侍郎銓綜一遵法吏不能侮文黷貨六年以
顯謨閣直學士知明州異時三韓使者朝京師及吾使
報聘往返經郡供帳過厚調取市物百賈告病且耗經
費不貲公朘削一從簡儉至使節出境而市人不知七
年召還提舉寶籙宮兼侍講靖康元年正月金人逼汴
朝議既與之成而將臣倖功遣師夜襲其壘不利淵聖
皇帝召問敵人儻責渝盟何以塞之公言古者將在

軍君命有所不受斫營本非廟謀諸將擅生事爾已而
金使來詰如公言荅之金使為誅未幾解去時厭事者
遂欲恬熙徹警公獨疏言敵情叵測今退師未足喜彼
方蓄銳以觀釁須保全乃發我之施置苟無以大服其
心嚴霜折膠定復南牧盍大為寇至之備不報即請奉
祠帝方倚舊僚助初政優詔不許力請至三四從之俄
起知宣州是歲冬金人再至果如公言公聞王室在難
治兵赴援流涕遣行勉以忠義士莫不奮會建康軍叛

公以地隣尤謹武備有亡命卒數人挾軍勢頡頏叫譟市中公聞遣捕乃建康手殺官吏者磔其尸以徇民以安堵今天子襲尊號之二年召赴行在再除吏部侍郎時銓曹案牘散逸殆盡選者與吏並緣為姦冒名寄版者相隨屬也公建請嚴保任以覈實開告賞以扼姦急期會以取闕由是注官者無淹停之恨而姦偽無所容時駐蹕廣陵公屢求對建言古未有背天險而為都者金之勁騎由京西不五日可至淮泗宜有以竦之以足

疾四上章乞骸骨得杭州洞霄宮以歸結廬近郊不事
華輿棟宇芥木而已以止止名其菴視書餘力課釋典
習禪定去此惟延賓客教子孫優游求志蓋十餘年最
後除知饒州公既倦游矣辭不赴復為江州太平觀終
時無疾危坐禪榻取水盥手泊然而逝官自宣德郎十
有二遷為左太中大夫爵文安縣開國男食邑六百戶
妻范氏兵部尚書鏜之女封碩人治家賢有軌則男長
曰持應天府司錄早卒次曰峙嬰疾不仕次曰壽卿右

承事郎孫男曰興宗主福州長樂簿曰興邦主宣州宣城簿皆濡染義訓篤學自立長女適建康府司理陳希平次適宣撫司幹辦官陳朴孫女適右承務郎葛郊曾孫男女各一人公為人修潔寬厚兢畏諒直言動無可擇之闕於經微言奧旨多自得授業方郡著錄者常滿門兩侍經幄不專事章句至治道得失禍福安危之機必反覆論說以効勸戒文章開闔馳騁應用不窮而歸於體要徽宗嘗稱曰魏某草制近世詞臣罕及淵聖居

儲亦曰魏舍人文不淹晷真軼才也有文集二十卷奏
議外制各十卷仕進不肯稍貶以求合故塗轍方進輒
不得居中然直道正言為人主所記亦以此出未久輒
復召用臨事不苟在成均嘗較月試有文高而擢第一
者既啟封乃一凡子公疑之召與語質問文意首末漫
不知荅驗卷首類有拆移錄案吏致於理具服通貨共
為姦倖人服其精察於同產篤友愛先己子孫而官兄
弟子若甥凡四人以財市義交遊親戚空乏者於我乎

足增廣義宅義莊以衣食疎族給事中傅公墨卿奉使
海東嘗請於朝表其閭曰敦義平居善自傾下以賓接
士大夫與人交久而不變前後薦士登朝為柄臣法從
者踵相躡歿之日官居野處皆痛傷之嗚呼公賢於人
遠矣銘曰魏實姬姓畢萬始封東西二祖厥後顯融竭
竭顯謨才優德豐開跡東南維辰之逢於穆徽考肇興
辟雍烝我髦士大振文風閱二十年公為儒宗率德講
藝士莫不從帝用嘉之曰惟汝忠詞垣瑣闥講幄儲宮

僉曰汝諧汝往即工公拜稽首敢營其躬曰可曰否獻
替彌縫出殿方郡戡亂夷克膏枯醒喝有謀有功出入
三朝責難以恭晚謝周衛歸從赤松府以訃聞帝恩飾
終清流之源山縈水重礪石琢詞貽美無窮

樞密吳公墓誌銘

政和三年正月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武昌公抗疏言
臣老被病自度不能復任陛下政事願賜骸骨歸里閭
降御筆詔弗許戒毋得重陳且命有司章上勿復納時

朝廷尊榮邊鄙不聳上方倚眷舊德而公求去甚力入對懇切上不得已拜武康軍節度使知洪州凡禮秩悉視見執政許其子接領祠宮自隨除直秘閣以寵之數遣近侍訪所欲及陛辭日慰勞周渥令月上一疏奏事驢有飫賜宴有腴樂出都門復遣近侍撫問大丞相太師魯公帥二府即寓館訪別且謂大臣進退之美近世鮮儷中朝搢紳雜然譽歎之公涖鎮踰年條教既孚兵民豫附移知廬州會繼四上章祈罷節鉞三上章祈謝

事御筆詔有曰耆齡微恙理或有之卿素懷忠義神明
監相藥石旋効何感而上書歸印七月辛巳以公薨聞
上為一日不視朝贈開府儀同三司錄所當任者特以
文資官之勅本路計臣護辦喪事聽其家常上其子若
孫一人任本部官親篆墓隧之碑首曰舊德褒賢之碑
復命史臣臣某誌其墓臣某承詔退伏考公以宏才偉
望受知三朝自承轄歷東西侍郎遂長樞筦履正秉義
勸相國家出處始終不見玷毀克保富貴壽考屹然為

當代重臣而勲名恩禮之盛在法宜紀以勸後世其敢以固陋辭謹按武昌公諱某字某姓吳氏豫章人神烈真人吳猛之後也上世嘗徙籍臨川自公復家豫章曾大父某贈太師昌國公配曰韓國夫人傅氏益國夫人杜氏大父某贈太師慶國公配曰越國夫人晏氏魏國夫人葛氏晏即丞相元憲公女也父某池州錄事參軍贈太師秦國公配曰燕國夫人饒氏公幼孤克已自立博涉載籍尤精先後漢書入太學衆儒推重之嘉祐八

年第進士調潭州攸縣主簿見謂習事守燕度器之表
置幕府推行常平新書有精識課最卓異會開梅山均
給蠻人馬方是時天子修舉先朝政事畧盡大興禮樂
學校以文太平公調娛將順與有功禁田招集新附有
勞疊二賞改大理寺丞論者猶以不佞功遂遷殿中丞
知安州景陵開封咸平二縣熙寧八年東南饑選公計
置六路賑濟米斛時州縣定簿法均役錢守長率未燭
法意科指舛逆大司農上公咸平政績乞就除本路勾

當公事官措置從之奉使還擢司農寺主簿俄遷丞召對神宗奇其材除河北西路常平項之入覲奏事殿中神宗面諭以究心職事不孤寄屬賜朱衣銀魚移京東轉運判官就陞副使朝廷更制鹽筴之初公在東土累年處畫精審豪商右姓不得擾開闔之柄而利歸公上坐收緡錢數百萬贍一路且輸其贏以實中都策功增秩一等賜三品服神宗使河北路取以為法詔蹇周輔李南公與公會議境上數降璽書褒獎最後御批以謂

內外財計之臣政績著驗未有加吳某者其議所以褒顯之遂除天章閣待制京東都轉運使詔以本路鹽息錢百七十萬市絹給河東馬直不兩月又以辦聞詔復獎諭知密州范錡建言板橋權易之利神宗獨委公籌之公又建請利國監歲鑄大鐵錢二百萬以佐關陝兵食神宗閱奏大喜曰居京東而卹他路幹國器也悉可其請元祐中公擯不用且十年榮悴一不嬰意紹聖初哲宗躬斷以前所坐非罪亟召用之起知鄂州未赴改

蘇州復集賢殿修撰為江淮荆浙等路發運使俄復天
章閣待制漣水支家渠歲久傾塞漕引留礙累議疏濬
迄無堅決公起徒役治之上功進一官汴口流觴舊有
收瘞之令然暮夜多順流入淮公命設網索於圯下自
是歲瘞倍前人以為有陰賜也召拜戶部侍郎哲宗命
以元祐責告悉納尚書省燔棄之進戶部尚書除龍圖
閣學士知開封府以嚴繩下豪猾懾服請置四廂捕卒
營房攝錄盜賊使都人夜戶不閉長老言前治京師者

莫及上即位以為永泰陵橋道頓遞使旋改真定府永興軍按撫使未赴改復土橋道事出知和州以醫藥濟病者所全活甚衆除龍圖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尋兼制置解鹽崇寧元年召還再尹開封奏對剴切上竦聽再除戶部尚書舊以三司開封為省府號難治公皆再踐其職撥繁整焚魁然有異等之効上以為可大用拜尚書右丞以收復撫定鄆鄆廓州數遷秩拜中書侍郎遷門下侍郎大觀初以年臻七十累求致仕除資政

殿學士東太一宮使故事罷執政金帶換御仙花恩特許服毬紋遂著為令自公始也坐法左遷端明殿學士知亳州言者謂不當會藩東南改提舉鴻慶宮居期年復資政殿學士知徐州言者復伸前論罷之大觀三年上以元豐侍臣不當久置閒左起知洪州移太原將及國門遣使者郊勞賚錫加等及對遂以佑神觀使留京師再除門下侍郎歲中遂除知樞密院事嘗從容奏請通追先烈在堅其志且以見堯舜羹牆等事廣引詳說

及獻備邊選將要議上皆嘉納之每定大政輒遣中人就第咨訪事多施用上以諸路漕臣失職賞賜御批曰漕臣不營職業惟以干叩朝廷為事曩者卿任京東未嘗告乏盖材與不材所致也預議元圭進一官公典樞機以周慎自著忠言鯁議多造膝啟沃退未嘗語人然論者見其君臣相得禮意篤備而一時疆場無虞兵革偃戢河西朔北爭効職貢則知帷幄運籌之功為多公仕五十餘年積官光祿大夫勲上柱國爵武昌郡開國

公虛邑五千戶實食邑一千二百戶夙被簡注前後所得上真蹟甚富建閣襲藏於豫章里第御篆褒賢之閣寵之飭尚方勒金字榜馳賜公刻石叙榮每遇天寧節及上本命壬戌日必齋戒召方士啟醮閣下祝千萬歲壽費出廩祿及為先令又戒子孫毋輒廢公機鑒通悟而質厚謹孚自少訖老無一日置書不讀晨興奉朝請亦視書待旦手抄歷代史記百餘帙文詞典雅尤工詩慕杜甫氏上覽之常激賞或俯同其韻且命以平日所

為錄進公進數百篇優制稱述焉有文集一百有二十
卷少貧依中表楊南仲學其妻李賢之及後貴李猶無
恙以母事之移世賞官其二子公篤於節誼多此類也
屬纊神明不亂享年七十有七娶劉氏封豫章郡夫人
某官馮京女甥也子四人接今為朝請郎直秘閣提點
洪州玉隆觀學行孝謹名能守家法擇故通直郎括授
皆承奉郎女長適朝奉大夫李提次適宣義郎無為軍
錄事劉蒙之次適朝奉郎知池州呂滢幼封孺人未嫁

孫男五人興祖承務郎江南西路轉運司管勾帳壽祖
將仕郎監兗州東嶽廟慶祖登仕郎監衡州南嶽廟榮
祖承務郎孫女一人封孺人未嫁曾孫男成傑政和五
年某月某日葬進賢縣麻仙山銘曰惟吳之先肇自太
伯神烈真人名垂仙籍福祚後昆源源其澤是生開府
資適逢時奮取侍從神宗所知崇寧之初天子顓柄適
圖康功拔舉衆正公來自西陲對崇政開陳大謀動寤
萬乘乃尹三輔乃躋六卿帝顧在位敷求輔臣曰惟汝

賢國之元老誰其綏予自我聖考俾貳政機進長樞幄
密勿十年文謀武畧端委廊廟精神折衝三陟不警卧
鼓橐弓公拜稽首抗章乞身帝曰畫繡歸榮里門南昌
之封武康之節暨暨戎容建旄授鉞公以訃聞燕朝輟
視一品正司衮衣以襚公功在史亦紀旂常勒銘幽宮
公則不亡

朝奉大夫吳公墓誌銘

崇寧三年十月某甲子天子臨幸太學既奠謁先聖退

即論堂延見生師正坐聽講時錢塘吳公為國子司業
被召講易大有析理入微音吐鴻暢上咨異之顧輔臣
稱其邃於學術就錫金紫服且進官一列不旬日召試
制誥奏篇合旨躡拜中書舍人公入謝上曰佐教府而
除書命未有前比也方是時庠序之教外薄海縣賢能
賓貢雲集京師車駕大昕視學官上舍生十六人餘推
恩有差以風四方而公師儒首被獎擢實身嚴近名譽
尊顯一時衣冠歆豔之公諱綱字子進少委節學問強

記該覽本豐源衍文辭立就熙寧九年擢第調滁州司
理叅軍公以業進士而得學究出身非其志也去之再
試有司兩居第一復預廷試神宗嘉其志因詔下第並
賜同進士著為令自公始也調應天府戶曹朔部漕臣
辟管勾綱運時常平書始頒郡邑吏若民率未曉科旨
公著為論說明示天子德意識者避之元豐初遴簡中
外校官始為試法公獻所為文得召試坐試席者百數
厯以四人名聞公為選首學者習誦其文除太學正遷

博士改宣德郎丁外艱服除元祐初出教授齊州未幾
遭母夫人憂服除又教授蘇州顓以經術誘接人士每
曰聖人微言具六籍豈宜猥徇時俗而輒自為廢墮追
時好者皆笑之逮紹聖初再以博士召歲餘遷太常博
士序遷丞建議天子事七世宗無常數仁宗神宗功德
盛大宜為帝者百世不毀之廟言當上意章下有司施
行特降璽書獎諭後還復順祖增置九廟議實自公發
之哲宗欽慈二后復主祔廟屢抗大議雖拂衆逆指弗

顧也入尚書省為屯田員外郎俄易主客遂遷司業學
術行誼為諸生模表著錄者數千人其為訓詞深厚
密稱進貶退白黑分明未幾以顯謨閣待制知湖州
綱紀張設如世吏師訟鋤益簡庭無逋事老吏駭伏
曰是未嘗更治郡所為乃若此耶俄屬疾召諸子曰
四體不支大期迫矣為我求謝事語竟奄然而逝大
觀三年三月某日也公夙與學佛者游領悟密諦故
屬續神宇不亂年五十四官五遷為朝奉大夫訃聞
上為憫惻特贈

官五等優以賻賵敕有司護辦喪事以官舍處其孥且特官其子若干人惟吳氏世序有諱公約者仕唐僖宗為台信二州刺史晚家杭之硤石於公為五世祖故公為硤石人曾大父廷贊大父熙之皆不仕父幾以進士推恩調江寧府溧水簿以公恩贈朝散郎初硤石未有學者朝散始擇里之秀民勵使為學一方趨從之後不數年文學之士繼出而公獨先貴公性湛靜不汲汲顯仕分教太學生出入十五年官奉常積七歲不遷未嘗

有坎壈滯淹之歎已而進位顯劇每入對輒逡巡求去
當世以是高之娶太原王氏封某縣君男長曰序賓某
官次曰次賓擢進士第皆有學守女長適某官王濤次
適某官惠柔民諸孤以某年某月葬公於某縣某鄉之
原以予雅素且職太史見諉以銘銘曰竭竭吳公道貫
六學纂辭射科屢見頭角說經雍泮鏗鏗嶽嶽遂司冑
子斯文所託乘輿來臨勸講幃幄帝曰惟爾多聞守約
其代予言往持從橐殞于一麾卹典優渥銘以昭之死

者可作

朝議大夫施公墓誌銘

熙寧六年神宗廷策士擢余中為天下第一與開封禮部第一人皆著籍常州是歲州舉進士中第者四十餘人號稱東南儒學之盛公弱冠在選中志行高整舉止嚴重識者推為遠器其後在政歲久朝廷閔勞官職之事以上大夫食宮祠之祿而長子垌嗣以學識議論蒙擢序除提舉河北路學事入對以親春秋高懇易近鄉

一官詔特改淮東路遂迎公至部所已而易使江東其治在鄱陽道險且遠復諭於朝請移治他郡不報則迎公至金陵往來色養方是時公之同榜凋喪畧盡獨公歸然康強數從子官享安輿擊鮮之奉蓋公仕四朝厯官五十有五年始歸政天子於是搢紳又推公能聳其德克享壽寵為世可願云公諱大任字和叟姓施氏始名天任有所避更名某又有所避更今名其受姓自魯施父至漢讎為博士延為太尉其昆裔散居南土公之

先居建康李氏時徙常州今為武進人大王父某不仕
王父某贈殿中丞父某朝奉郎知臨江軍贈金紫光祿
大夫世稱篤行君子公幼竒穎視書一再過輒記十一
歲以文見王平甫大蒙賞識長從王補之受業時新傳
未出諸儒於師說或未悟退質於公公為剖析奧境人
得所未聞由是以通經致名初調越州上虞縣主簿
以真州軍事推官知越州錄事參軍遭臨江憂去職卒
喪監杭州在城都稅院轉左宣德郎知泰州海陵縣以

奉議郎朝奉郎通判淄州賜五品服以朝散郎朝請郎
朝奉大夫通判舒州以朝散大夫知南康軍以朝請大
夫管勾衢州福唐觀台州崇道觀賜三品服尋上章請
老淵聖即卽遷朝議大夫公在越州鄉民有過失殺人
者縣牘以故坐之公為平亭得減死倉吏受賕被考案
其所親方為部使者佐史因連引以覲翫法公案正事
情愈急併寘之理人服其平六校吏考閱帥守皆貴卿
不敢以公禮相格趙清獻公嘗語人曰施君年少而德

老非凡偶近器也亟薦之鄭敏中每引以佐裁決且使
代牋奏悉皆歎竒之其服筦權能不薄其官而親靡密
細務課皆羨元額在杭州其僚有游子每負盛氣陵公
公弗校居亡何其人以不法被案公為申救甚力迺始
愧服而公以此稱長者海陵官寺與天慶觀為隣觀方
士徐守信方以知人禍福死生傾一時中外皆神之勢
焰熏灼其徒因請縣隙地以廣觀宇公叱不許則諉州
將求之公曰令雖卑然聽事之地朝夕虔君命與守等

雖尋丈豈敢輒與人令不去地不可得訖公在事不能
奪歲大水按田者不肯以實蠲賦公固爭於郡使民得
復乃已其在淄也會初頒學校居養安濟漏澤等法使
者督州縣如東濕公能佐其長以豈弟行之事既振舉
民不告病劇賊邵四有衆數千人剽劫為京東患公被
檄逐捕能合精銳設籌策使渠率効首民賴以安歷佐
舒守二人前至者政病寬後至者政病猛公從容其間
隨事調劑政以無疵而人不知自公出也南康當九江

湊故號難治公至則求問民隱得一二奸吏摘其宿負而流之閭閻子恃廕橫恣閭里訟至輒披籍計其累坐當以不贖於是彊梗震栗相戒無犯公法郡中翕然稱治廬山在數里公畏煩擾不一出游人或異之則曰吾清操雖慚前人然政欲一杯水亦不飲爾結課為一路最坐官屬輸絹不中幅免還里中即市宅梁溪上弊小僅足庇寒暑風雨日從故人賓客棋酒為笑樂未嘗以榮槁嬰意晚病痲寢殆諸子在官者各取急馳歸時神

檢猶自如閱古今詩不輟倦則使人旁讀以聽靖康元
年年數七十有六某月甲子終於里第公志尚剛介師
祖道德耻於馳驟進取故仕止吏二千石王元澤嘗使
人求其所為文將以校官薦之公謝不與范忠宣公蘇
子由皆公知舊當輔政時不以衣裾撤其門於交游無
末隙然一聞其貴則絕不與通性沉厚卑謙雖過後輩
必遜言恭色尺牘非親札弗以與人平居肫肫以名教
自律不敢差跌奉親篤孝共養若行喪服皆不奸先王

之禮親歿既久言及之必與涕俱凡持官守身一以臨
江府君為模表嘗循牒至齊之歷城府君舊治也徘徊
悲傷從長老訪求善政遺事歸鐫石示子孫家政母夫
人處畫者盡齒不敢易歲時烝享前期祇祓躬視豆籩
竣事則親滌而藏之二弟幼孤教之儒業不以愛故弛
課責不以貧故怠供億卒皆能取科第為知名人致仕
恩舍子若孫而上弟之子堪鄉閭言孝弟者指為矜式
焉所著書三十卷其文宏博辨麗詩尤入作者閭域駁

舅女孫氏封恭人前卒子五人男長曰朝奉大夫江南
東路提點刑獄垌次曰從政郎越州會稽縣丞堽次曰
文林郎揚州司士曹事埏次曰迪功郎均次曰將仕郎
垌俱以器能自見女適陳瑋孫迨俞愷皆進士孫男五
人廣仁廣成廣受廣孫廣譽女七人諸孤既以公沒之
年十二月癸酉葬公武進縣懷德南鄉朱夏村之兆而
見屬為之銘某既辭不獲命退獨念先人清孝公與公
並時擢第伯兄大司成為公友壻而公季朝議大夫知

海州大倫予妹夫也幸緣奕世之好從公周旋有年實
孰公行治乃不敢終辭銘曰猗嗟公乎何衆德之豐乎
豈間氣所稟不與人同乎將能以其所學而擴充乎砥
名礪行其以古人為宗乎以身徇道其肯枉己而取容
乎紫綬丹轡豈曰不逢乎顧不究於大用豈天將燾其
後而不於其躬乎朱夏之原抑神閔此吉壤而為公宮
乎其松其櫟過者其敢不恭乎